

六ノ水

9

七

藏书家

第9辑

藏书家

齐鲁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书家. 第9辑/齐鲁书社编. —济南: 齐鲁书社, 2004.8

ISBN 7-5333-1378-X

I. 藏... II. 齐... III. 藏书—文集 IV. G25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5779 号

藏书家·第9辑

本社编

出版发行	齐鲁书社
社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邮 编	250001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5.5
字 数	121 千字
版 次	2004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4000
标准书号	ISBN 7-5333-1378-X/Z·129
	定价: 10.00 元

目 录

藏书忆往

- 1 谢其章 从六分钱的小册子起步

书林一叶

- 8 黄 裳 来燕榭书跋(续七)

版本谈故

- 12 黄永年 记寒斋的几部李商隐诗集

- 17 梁 颖 雍正刊本《笠泽丛书》之谜

- 26 涂宗涛 《姚惜抱先生家书》

——苹楼藏书琐谈之四

- 30 陈旻声 对此伤人今古情

——记乾隆本《红鹅馆诗选》

- 33 温肇炘 读《新方言附岭外三洲语》

温肇涵

- 36 苏春宇 我的四本藏书

- 40 范 用 《木犀》及其它

- 43 龚明德 野夫的《木刻手册》

雪泥鸿爪

- 53 白化文 藏书家身后盖印

- 57 黄 霖 二十八宿研斋、蛾术轩与《文心雕龙》

61	李国庆	弢翁与古代活字本
68	沈 津	顾廷龙与《书题留影》
75	纪维周	“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”——唐弢先生
80	杜泽逊	蓬莱慕湘藏书楼观书续记
89	韦 力	藏书访古日记 ——广东之行
110	廖 东	济南古旧书店归去来
115	金 虹	王闻远《孝慈堂书目》及其藏书特色
119	陈修亮	卢文弢与抱经堂藏书
125	曹培根	曹大铁菱花馆藏书
132	朱炳旭	我珍藏的民国版七十回本《水浒》
书海披沙		
136	方竟成	“新善本”偶得记
141	辛德勇	在斯堪的那维亚买旧书
藏书讲座		
148	林 夕	初印和后印 ——古书版本知识
161	关光军	西文珍本书的鉴赏与收藏

从六分钱的小册子起步

谢其章

记得十五、六年前的一天，我从琉璃厂海王村旧书铺出来，站在院子里等人，过来一年长者，见我手里拎着一捆旧杂志，便问买去做啥？我信口回了一句：“藏书呀。”长者惊诧：“你藏书？！”至今犹记他老人家那神情中的不屑和轻蔑。我现在理解了“藏书”的份量，长者轻蔑有理。我应该回答“喜欢”或“买回去看着玩”，回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该说自己是“藏书”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现实生活中却非如此，前几年楼门里还兴每户轮流查水表、煤气表，有一次轮到我家被查，查的人又是一位年稍长者，见到寒舍的一排书柜，惊诧地问：“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，藏这么多书？！”楼内“鸡犬之声相闻”，只有查水电时才来往，我这回一笑：“这还算多啊？”他以为我是在文教部门上班呢。这样的情形碰上几回“友邦惊诧”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正经家庭过日子，不该有这许多书，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；你就是藏书，或者封你为藏书家，如果自己再缺乏自知之明地一五一十地数起了藏书的数量，那真正是“愚不可及”了。

我还是喜欢“攒”（zǎn）这个字眼，攒是随便玩玩，一涉及“藏”，就太近乎正经八百了。我有攒书的念头是始于“文革”年代，某次花六分钱买了一小册革命宣传材料，把它谨慎地收藏在抽屉的杳杳，那是我的“书之初”。很奇怪，那么一刹那的念头

却永久清楚地记住了，凡事讲究“深挖思想根源”，我的根源始于六分钱。

父亲是研究明史的，与吴晗、谢兴尧等明史专家有过交往，邓拓还批阅过父亲的文稿。为了明史，父亲不顾母亲反对，举家迁往北京，理由是北京是明朝之都，研究起来方便。等我少年时，家里已有一面墙的书柜书架。几十年风霜雨雪严相逼，父亲的藏书损失殆尽，有时候是旧书店的人上门收购，还有的是自己拎到旧书店卖掉。我更对跟着父亲去卖书感兴趣，收旧书的是一长柜台，你要卖的书放在上面由老师傅挑——“这个打七折，这个打九折，这些只能上秤了。”觉得好玩，哪里懂得大人卖书的苦酸。父亲的藏书目录现在我手中，我常问他，这本怎么没了？这本还在吗？他说都为了你们换饭吃了。当年用过的书柜早已无影无踪，仅剩下一个四格的书架在我这里，几次搬家几次处理旧货都没舍得淘汰，永远地做为一种家庭书史的纪念物罢。

父亲的书不能满足少年时代我的读书兴趣，还是与同时代同龄人一样，喜欢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红岩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林海雪原》一类的经典革命小说。这十几年来，我已悄悄地把少年时读过的后来全丢弃的这些红色小说，一部一部从旧书摊淘了回来，当然不是新版的，必须是五六十年代初版的，最好还是插图本。别小瞧了这项怀旧，虽说当年这些书的印量都是几十万上百万，但真正淘到一本“九品”以上的，还真不是“手到擒来”那么容易。小说传阅的人多，污损折损者占绝大多数，攒书当然要挑洁净的，所以增加了难度系数。不光是初版，不光是插图本，难度最高的是当年印量很少的精装本，《暴风骤雨》、《红岩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播火记》，寒斋都是九品之上的精装本，我把这些书看的很重，旁人不解，常笑话我档次低。他们哪里明白，这不是简单地怀旧之情，更多的是“怀穷”，那年月哪有买书的闲钱呢？看书都要跟人家借，限期还书。现在富了

绝不该忘了过去“伤哉贫也”。“伤哉贫也”在读小说中，我们美好的少年岁月一页一页翻了过去。

插队八年，当然是什么也攒不成了。“三言两拍”之类的旧小说成了知青们的“最爱”，看的太热衷、终于被积极分子告发，派人来查，我们只好一页页撕下扔到灶火里烧掉，至今犹记火光中迷茫的思绪，书荒年代心更荒。书籍成了危险品，一看书，就有人汇报你不热爱农村不爱劳动。某日，我随手写了谭嗣同的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在宿舍的柱子上，村支书见了，马上质问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倾向？能有什么高见，闲得无聊呗。有一个冬季没回北京过春节，想趁着宿舍没人之时，悄悄地读一遍《红楼梦》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上级又给安插进几个当地的知青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《红楼梦》没看成，白受了一冬的罪。

回城之后，找工作谈对象结婚找房子生孩子，蹉跎岁月，浑浑沌沌，几乎把书给忘了。一切稍安，“攒”书之念又冒出来了，正所谓“六根未除，七情不绝”，一碰到适宜的温度和土壤，它总会冒出来。市面上“书禁”大开，书越出越多，不胜其攒，也难怪吕叔湘责怪“书太多了”——那真是一篇妙文。结婚时，我的“嫁妆”也就是十来本书，其中惟一的旧书是父亲劫后余存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，我对郑振铎对版画感兴趣，皆因此书而生。甚至买了千元之巨的《中国古代木刻画选》，一对比，新翻印的版画没有旧翻拍的版画来得有味道，终于顿悟：旧书之魅力来自陈旧感，“翻旧”终不能“如旧”。从此开始弃新迎旧，一脚踏进琉璃厂旧书铺。彼时旧书业早已过了鼎盛期，自己又不知门径，瞎打瞎撞，花了不少冤枉银子买回一堆垃圾。那时极少指导“藏书”之书，全凭个人悟性，悟性好的动手早的，终于成为藏书家，悟性差的一事无成，马齿徒长。我比较过同年龄段的一些上一辈藏书人，总在琢磨，他们之间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？天才为什么总是少数？悟性，是惟一的解释。藏书，缺了悟性，成不了气候。现在

的形势更严酷，光凭悟性也不灵了，缺乏足够雄厚的金钱，亦只能是干瞪眼。

下乡插队绝非自愿，时势所迫。学校一个劲地催逼，我当时不由然联想“十二道金牌”催岳飞回师的故事。还抄下过马克思在十五岁时作文中的一段话：“我们往往不能自由地选择适合于自己的职业，因为当我们能够决定客观条件之前，客观条件已经决定了我们。”后来喜欢上旧书刊，又使我想起马克思这句少年老成的话，变更一下即符合旧书业现状——“我们往往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旧书，因为当我们有条件购买旧书之前，旧书时代已离我们而远去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书店已见不到像样的旧书，我使劲地回忆那几年流连旧书铺的情景，也没有想起什么太值得今天后悔的货色，而且那时候旧书已成为紧俏货，不走后门是买不到的，消息再不灵通，更是求书无门。有人说，旧书价从来没有便宜过。事实确是如此，一本世界书局版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状》，要价四十元，我只是因为喜欢它的封面买了，父亲说太贵。二百册连号的《立言画刊》要了我一千七百元，八十年代这是一笔大钱，将近两年的工资。我有记日记和记书账的习惯，每一本书都有登记，买便宜了还是“冤大头”了皆一清二楚。二十多年在旧书上一共扔进去多少钱，皆有账可查，误差不会超过一百块。每年年尾，最怕总结书账，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，又把活钱变死钱了。“物常聚于所好”，所好必大费，深藏必厚亡，道理全懂，就是一瞅见书就管不住自己。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在拙著《漫话老杂志》序中说：“随着古旧书刊的日渐稀少，近十多年我已很少进旧书店的门了。平时倒喜欢看别人写的访书记之类的文章，似乎亦可代替逛旧书摊的乐趣。发现人家挖掘到不经见的版本，也很惊喜，羡慕，甚至会引起往日访书时的热情和冲动。”

“热情和冲动”是爱书人内心的真实感觉。一旦失去了对旧

书的“热情和冲动”，那就说明你真的与书俱老了。每年结账时都告戒自己来年一定要压缩购书开支而来年仍积习难改，“一见旧书就想掏钱”。这就是冲动，这就证明你还年轻。若想永葆青春或返老还童，那就攒书吧。

冲动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刚才老埋怨书价贵，其实也捡过便宜，这个便宜是指“增值”。比如当年在海王村旧书铺看到一套《吴友如画宝》，特别喜欢，标价三百元，半年工资。拿下来看了好几回，终于咬牙买回家。现在呢，拍卖会上随便拍一套都是万八千的，增值了多少倍？还有一些旧书是店员楞推荐给我的，说是帮帮忙多卖点他们好完成销售定额，不想要，碍于情面只好买下，歪打正着，其中的一些品种正巧和眼下的热门合拍，增值很大。如《泪珠缘》，我对言情说部不感兴趣，买后束之高阁，后有专事搜求旧小说者出高价叫我让他。周作人的书是时下最热的旧书，动辄即千元一部，旧书店一、二十元卖给我十几本过，当时还嫌贵，推掉了几本，傻不傻？喜欢旧书的人很少又同时具备精明的投资眼光，复本意识极差，买重了的复本，必除之而后快。现在回想，以书养书，以书易书，都缺不了“复本”概念。

常买旧书的人还会犯另一个错误（或称误区），那就是为一本书而讨价还价，总想省一点钱，结果交臂失之，跑了好书，追悔莫及。其实，买旧书本来就是一件浪费金钱的笨事，一次决策失误就会导致一大笔损失，而这笔大损失顶得上你十次的小“讨价还价”。事到临头犯糊涂，就以去年春天“非典”之前的一件笨事说吧。十点钟入报国寺文化市场，已经算晚的了，可运气来了，一个摊主从箱子里拿出三册《大美画报》，大开本，封面是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蒋介石，要价每册三百元。此摊主说是从四川带来的货。我跟他讨价还价，说二百元一册，他说不行，我转了一圈跟他说蒋介石我不要，那二本给你五百元，他不干，说五百七十元吧，我还到五百五十元（其实就差二十块钱），那人坚不让值，

我一赌气又转摊去了，心想再耗你一会儿你绷不住就得按我出的价卖我。大约半小时后再去，摊主说卖掉了而且三本全卖掉了，我以为他诚心气我，不信，他打开箱子让我看，确实没了。就这么贱就这么悔，一天都闷闷不乐。回家一查资料，《大美画报》何其要紧稀见之物！更悔更恨更骂自己。过几日有书友告我《大美画报》出现了，没出报国寺，被另一摆摊的人买去了，现挂在他书铺里。一进书铺价要长上二倍，为了惩罚自己，再贵也要买，让我记住这个教训。赶紧赶到，东西还真在，一千块钱一本，二倍都估算少了。与店主商价，阴阳怪气的拿一把，说是要买就三本一起买三千块，我说二千吧，坚不让值，态度又极劣，一气之下走人。后又托熟人去说情，店主一口回绝。归家闷闷不悦，又过了一周，心想三千就三千吧，冲。再去，“阴阳怪气”还在，画报却不见了，问那厮，答卖掉了，不再与之理论。自我安慰，这东西本不该归我，缘份未到。可心里仍在琢磨，是真按那个价卖了还是店主自己镇库了？唐弢说过此类人“说话痴痴癫癫，而卖不卖又确乎是他的自由，我除懊丧之外，毫无办法”。

多少年买旧书的经验告诉我，与贩书者永远成不了朋友，双方立场截然对立，你恨他怨他，他也恨你怨你。

过去多是与旧书店打交道，如今旧书店名存实亡，只得转向地摊与拍卖。拍卖比拼的是财力，地摊比拼的是眼力。有书友在地摊上买过郑振铎的藏书，书极好价极廉，此公风雨无阻地游逛潘家园旧书摊，甚至就近赁屋而居，为的就是淘书。地摊捡到古籍善本之“漏”的概率几乎为零，但是目标锁定近现代出版物或者域外出版物的话，还是经常有意外之喜的，尤其是不为大家重视的零本刊物，时有露布。港台早期刊物，亦时隐时显。我最多一次买到过二百册《大成》（董桥云：文化不光在四书五经里，也在《大成》里），自创刊号至一百期的《广角镜》（香港），三百多期《中外杂志》（台湾），一百多期《传记文学》（台湾）。我的近乎全

套的《香港文学》硬是一本一本在地摊上配来的。摆地摊者多为农民兄弟，多半还保存着朴实的民风，虽然内杂有“刁民”，但毕竟较门脸中的店主嘴脸耐受多也。淘旧书不光是图得好书还希望双方理解勾通，都是“晚娘”面孔，逃之夭夭，避之惟恐不及。

我曾抄下过一句规劝藏书者的话：“不可无书，无书譬如；不可广集，书多为奴。”我们多半不算无书之瞽者，但我们很可能是书的奴隶，因为我们攒的书一辈子也消化不了，怎样才能给藏书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呢？写书——是一个好办法。感谢时下宽松的出版环境和编辑们的宽大为怀，短短三年，我已经连写带编出了六本书——《漫话老杂志》、《老期刊收藏》、《创刊号风景》、《创刊号剪影》、《旧书收藏》和《蠹鱼集》。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。虽然现在的“书”含金量太低，严格点讲，那也能称之为“书”？但出书的一大好处就算是对个人多年收藏予以梳理利用，对某些读者有用；另外就是再挪用家庭“公款”购书较为理直气壮。善良的人们，对“书”这种形式还是有敬畏心理的。

从六分钱到六本书，既是个人生活史的缩影，亦是世事沧桑的写照。有书可藏，“愿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”。

· 新书架 ·

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

李贵录著 大 32 开 平装 齐鲁书社出版 定价：20 元

三槐王氏是北宋崛起的家族，真宗时王旦身为宰相，为皇帝所倚重，声誉鹊起。以后代有闻人，成为北宋引人注目的望族。本书围绕着北宋三槐的王氏家族，系统考证了三槐王氏的北宋世系，考察了三槐王氏的艺文，论述了三槐王氏的家族生活以及姻亲关系。

来燕榭书跋(续七)

黄裳

晋砖酬唱诗

此册十年前得之湖上，未甚重之，无暇装池。近检书得之，漫阅一过。一时才俊，都在卷中。时世承平，士大夫文酒风流，考订金石文字，令人健羨。稍后更有冯登府《浙江砖录》，所蒐更详。晚近会稽周氏亦喜藏此，有打本行世。流风未替，皆一家眷属也。辛丑十一月廿五日，大风严寒，斋居不出，漫记。

《晋砖酬唱诗》，嘉庆刻，九行，十七字。上下黑口，左右双边。嘉庆丁巳桐城胡虔雒君序。前有砖文八幅两叶，赋诗者南康谢启昆、仪征阮元、桐城张曾诒、海丰张映玙、无锡秦瀛、湘潭谢振定、无锡侯凤苞、金匱钱泳、南昌王廉、南城王聘珍、桐城潘相、华亭张宝谔、无锡侯烈、海宁周春、桐乡冯应榴、山阴李尧栋、海盐张燕昌、秀水沈德鸿、石门吴廷镛、德清许庆宗、鄞袁钧、钱塘项墉、仁和邵志纯、仁和赵魏、海宁杨秉初、海宁顾式金、山阴陈广宁、娄县许元仲、长白继昌。

宝闲堂集

丙申七月廿七日，客杭收此。《响山词》已收原刻初印精本，只此绝罕，喜得并储，因记。

此集禁书目著录。漫阅一过，别无违碍之处，不知何以得此青睐，然其罕遇难求，自非无因也。戊戌十一月初十日，更记。

此集卷四有“客有谈故将军事者赋之”一题，所咏必是年大将军，客者疑是胡期恒，年帐下士也。诗云，“酒酣双耳热，复典鹖鹑裘。看君飒华发，意气尚莫俦。昔事大将军，万里从军游。星驰青海战，电卷黄云愁。扫除王庭空，指顾胡命休。成功献天子，开国冠诸侯。豪贵让绝席，卿相拜马头。势等山岳崇，权将人主侔。此时亦受赏，仍参幄中筹。微谏愧伍被，游扬希曹邱。门生半天下，资货溢九州。武安益骄横，淮阴无反谋。由来功名盛，容易生疮疣。天子终见疑，廷尉俄来收。冰山一朝摧，敌国起同舟。盈庭对狱吏，独蒙脱纍囚。赫赫显要地，昔人戎轻投。炙手虽可热，失足易起羞。临事苦不慎，过时空自尤。于今年七十，不醉复何求。”同卷尚有“为某大将军题全蜀形胜图”一诗，亦称年某功德甚至。两诗作于戊寅，乾隆二十三年也。年狱兴后，为其称冤者，唯见有此，不入禁网，安可得乎？壬午芒种前三日。

《宝闲堂集》四卷，临潼张四科喆士撰。乾隆精写刻本。

十行，十九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乾隆己卯自序，总目。渔川居士四十九岁小像，吴江王藻赞，嘉定杨谦分书。

博西斋三种

癸巳秋日，余客杭凡二月。无事辄观书旧市，乃绝罕佳本。一日过清河坊，闲抽案上书阅之，大半残帙，且为虫蚁所蚀，多有结一庐印记，乃买之。店中主妇索一万金，已买之矣。更小立阅它书，移时主人归，见余恐甚，翻阅后叱其妇欲泣，乃悔约。立索十万金，色悻悻，如丧考妣。无已，仍如值买之。其吴枚庵家旧抄《百川书志》残卷却为抽出，不能更得矣。此两册书为翁方纲家故物，有平安馆主人手跋，至可喜。付工重装，今日始至，因记得书始末卷端。甲午三月，燕记。

此博明著作三种，传世甚罕。虽嘉庆时刻，亦堪珍重。况此为翁覃溪故物耶？后更经藏唐棲朱氏结一庐，并有平安馆主人手题，前贤故迹，历历皆可覆按。余甚重之。此书之得，亦大可纪。客岁余滞杭城二月，暇辄访书。其清河坊抱经堂，经过最少，以绝无佳本可得也。一日，百无聊赖，辄更过之。架上残书，虫啮鼠伤，积尘盈寸，偶观数册，每有结一庐藏记，遂发兴穷搜之，凡得四种，而以此为最佳。主人要索重值，余亦不惜。其肆每见余驻足，辄目光荧然，似唯恐贱售者，状极可笑。洎今思之，如在目前也。甲午十一月初二日，来燕榭重观纪事。

《西斋偶得》三卷，《凤城琐录》一卷，《西斋诗辑遗》三卷，蒙古博明希哲著。嘉庆辛酉刻，十行，二十二字。白口，四周双边。嘉庆五年翁方纲西斋杂著二种序，方纲附识一叶，手书上板。乾隆三十八年博明自序，目录。《琐录》前有自序，卷尾墨书一行云，“甲戌仲夏叶志诜借看一过”，下铃

“平安馆印”白文方印。诗前有翁方纲题诗，手书上板。收藏有“大兴翁氏石墨书楼珍藏图书”朱文大方印，“结一庐藏书印”朱文界格方印。

阎丘诗集

此秀野草堂主人诗，清初精刻，秀美无俦。今日访石麒于其家，手此见示。以此亦藏书家集，喜而得之。癸巳九月廿五日，黄裳记。

此秀野主人诗初刻精本也。余后来又收《书馆闲吟》一厚册，盖主人居京师时所作，亦单刻也。清人集部颇有初刻与全集之异，而单刊小册更可珍重，以流转甚稀，中间亦多改异也。此意今日知者少矣。今晨弄笔校顾梁汾词，名家词选本与乾隆家刻本，异字几不可仆数，凡此皆可见手定之迹，如非初选尚存，岂能更知其中消息耶？乙未闰三月十二日晨窗记。黄裳。

十年前藏书为群盗掠去，招顾起潜来，分别甲乙，朋分略尽。起潜固秀野后人，俨然板本学者，后余见其手写余家善本目，凡二千余种，俱入图书馆。为遍加钤记，如美人黥面，见之作恶。靳而不还，久之始稍稍归。此二册书却未遭点污，岂慑于祖父威灵，不敢措手耶？书此一笑。壬戌新正初二日，黄裳。

《阎丘诗集》上下册十卷，长洲顾嗣立侠君撰。康熙刻，十一行，二十一字。白口，左右双近。康熙乙亥张大受序，目录，凡《秀野草堂集》五卷，《小秀野集》三卷，《金焦集》一卷，《山阴集》一卷。《金焦集》前有宋荦序，康熙己卯邵长蘅序。《山阴集》前有康熙三十八年朱彝尊序。

记寒斋的几部李商隐诗集

黄永年

我最早买李商隐的诗集，还是抗战初在沦陷区常州城里重读初中一年级的時候，买的是尚较易得的同治九年广州所刻何焯、朱彝尊、纪昀三家评点本，花了当时流通的法币一元钱。其实小孩子不可能懂得李商隐的诗，懂得欣赏这位唐代诗人的作品应稍有阅历最好受点挫折之后。我其时无非喜爱它白纸三色套印，十分美观而已。因此尽管家里已破落，仍缠着先母要买，还说买了它以后什么古书也不买了。欣幸的是先母并不当真，以后多年还节衣缩食地让我买书，直到1950年我复旦大学毕业正式工作自己有了收入为止。

1956年我随交通大学迁校西安。第二年鸣放中有学生闹事，我主张化解矛盾被错划为右派。但买书仍结习难除，还能在西安南院门的古旧书店里，先后买到了两部真正够得上善本的评点本李商隐诗。

一部是乾隆九年东柯草堂刻程梦星删补朱鹤龄元本的《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》，这个本子固已难得，可贵的是有人还在上